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六

漢

世宗孝武皇帝

丑元鼎元年應劭曰以得寶鼎故改元通鑑考異寶鼎得于四年六月而改元則于是年蓋亦如建元元年光後來追敘之耳漢書因改元遂于元年誤得鼎一事考漢書武帝紀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其書法有得鼎得寶鼎之不同夏五月得鼎汾水上似兩得鼎而並紀之者且自元狩以後皆以瑞紀元何待追敘今仍漢書

丙寅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初御史中丞李文

河東人

與湯有隙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從

師古曰

跡安起湯心知謁居為之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為之摩足趙王素怨湯告湯

大臣乃與史摩足疑與為大奸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

宣

楊人為左內史

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與張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按丞相

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

欲以見知故縱之罪罪丞相

丞相長史朱賈臣王朝

齊人

邊通

邊氏出周皆怨恨湯

二長史

湯石已而失官守長史湯數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案捕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

行丞相事常陵折之故怨

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

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

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污惡言

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春起相梁臺

在今西安府長安縣故城內以香相為梁故名

承露盤

在長安縣西北故建章宮內

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可長生云

二月以趙周為丞相

三月大雨雪

夏大水關東饑

置均輸大農令屬有均輸令丞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于官者皆令輸其土地禁郡國鑄錢

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裴駰曰水

衡都尉掌上林苑屬有上林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非三官錢不得行而民鑄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奸乃

盜為之

西域始通置酒泉治表是今甘肅肅州高臺縣是應劭曰其水若酒故名武威治姑臧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是郡

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獵驕靡本為匈奴臣後兵稍疆不肯復朝事匈奴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故渾

邪地空無人誠以厚幣賂烏孫招居故渾邪之地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

皆可招來而為外臣上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持節三百人多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騫至烏孫致賜諭

指未能得其決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注俱見前安息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其屬

身毒注見前于闐注見前罽賓注見前大宛注見前康居注見前大月氏注見前大夏注見前安息注見前安息注見前

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于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其後稍分南北有

大山南山即南祁連山北山即北祁連山中央有河即于闐河東西六十餘里南北十餘里東則接漢玉門元和志玉門故關在

戶龍勒故城在今陽關陽關在今敦煌縣西南元和志以西則限以蔥嶺在葉爾羌西南兩山皆其

八千里其山高丈數千丈番名塔兒塔石打班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城去長安六十一里

旁南山循河西行至沙車十里有後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十九里為南道南道西踰蔥嶺則

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為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

宛康居奄蔡在康居西北可數千里與康居同俗國臨大澤無涯乃北海云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稅諸國取富給馬烏孫既不肯東

還乃于渾邪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又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後使西域者益多匈奴時遮擊之乃分威

咸陽泉地吏置張掖敦煌二郡
州府張掖縣是敦煌治敦煌注見上孟康曰鹽音鹿

丁卯三年夏四月雨雹

關東饑

被災郡國凡十餘人相食

咸四年冬十一月立后土祠于汾陰注見前 肱上亦曰肱卽在今山西 親祠之始巡郡國

先是上祠五畎詔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謂闕地祇之祀其令有司議之於是立

后土祠于汾陰肱上起如人尻肱故名 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遂至蒙陽始巡幸郡國

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以爲周後故曰周子南君

上過洛陽求周後得嘉封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夏以方士樂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

方士樂大方士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同師上 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見上曰臣嘗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

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徒為方士掩口上曰文成

食馬肝死耳子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太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

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樂通侯食

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衛太子 妻之齋金十萬斤上親幸其第自寶太主將相以下皆獻遺之大見數月

凡佩六印授之曰天道將軍天道者為天子道天神也 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搖尾脫

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明年大坐誣罔要斬大裝為入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隨驗實

六月得大鼎后土祠旁

汾陰巫錦得大鼎于魏肱 后土營祠之旁 錦結地得鼎鼎大異于眾河東太守以聞

上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郊廟羣臣皆賀時羣臣皆言得周鼎吾師奇王獨以為非周鼎上

不能得今天祚有德而歸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是秋齊人公孫卿以漢得寶鼎與黃帝時等漢得寶鼎其冬

漢乃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于是作寶鼎之歌是秋齊人公孫卿以漢得寶鼎與黃帝時等漢得寶鼎其冬

是歲冬已酉朔旦冬至乃為札書因嬖人奏之上召問卿卿言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

當封禪封禪則能仙登天矣卿又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泉胡髯下迎黃帝上騎

如脫乃拜卿為郎後二年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候氏城上帝親往視謂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

以兒寬為左內史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遺非寬假神不來積以歲月乃可致也帝信之

寬為治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聲名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

時裁潤秋與民相假貸胡三省注潤謂禁防疏潤之時狹謂督促道急之時潤時不急徵收與民相假貸也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

負租課殿課下當免民間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言輸者如紐之相聯屬不絕課更以最上

最上曰上由此愈奇寬

五年冬十月帝祠五時遂獵新秦中以勒邊兵

上祠五時于雍遂踰隴隴也亦曰隴坂在今甘肅秦州分水縣三秦記其坂九曲上者七日乃越西登崆峒注見前北出蕭關注亦從數萬

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既無亭徼又不徼備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立秦一注見前及五帝祠壇於甘泉十一月辛巳朔東至親郊見

昧爽天子始郊拜秦一朝朝日夕夕月皆揖是為秦時自是三歲天子一郊見

南越相呂嘉弑其王興更立建德為王發兵反遣將軍路博德西河平等將兵討之

先是上遣使諭南越王入朝建元時南越太子嬰齊入宿衛在長安取樛氏女生子與後嬰齊為嗣王

安國少季通帝使少季往諭南越王太后勸王及羣臣內屬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倚漢威故數勸即

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天子許之事在四年至是太后與王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

其相呂嘉數諫不聽因稱病不見漢使者太后欲誅之嘉遂與其大臣謀作亂未發會漢使韓千秋及

樛標即太弟將二千人入越境嘉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

者亂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

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

此乃

耐金已非善政
以此除中無應
諸攻越者皆可
笑矣

使者立明王吳齊長男越妻子建德為王韓千秋兵破數小邑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

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至塞上發兵守要害處上聞南越反下詔發樓船十萬師往討之伏波將軍

路博德出桂陽漢郡治郴今樓船將軍楊僕宜陽出豫章前見戈船將軍歸義越侯嚴出零陵漢郡治零陵今

湖南永州府下瀨將軍甲甲與嚴皆越人歸漢者下蒼梧今廣西梧州府是越馳義侯遺人亦越人發夜郎兵下牂柯

江注見咸會番禺

夏四月丁丑晦日食

秋九月嘗耐反三重釀酒也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卞獄自殺

時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諸列侯

侯以百數亦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耐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武

金也所謂耐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有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侯耐金輕下

獄自殺

以石慶為丞相封牧邱侯食邑平原

時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醇謹而已

午庚六年冬討平西羌後漢書西羌傳羌出三苗舜

先零羌餘種先零罕罕之徒留居湟中者二十與匈奴通合眾十餘萬共攻令居注見安故漢縣注遂園

抱罕漢縣故城在今詔發卒十萬人遣將軍季息即中令徐自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統領焉

平南越治九郡

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陁史記索隱在始興郡西北破石門山名在廣州府城西北江待博德至俱進至

番禺南越城守會暮僕縱火燒城博德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

亡入海博德遣人追得之戈船下瀨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時帝將幸緡氏至左邑相卿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至汲新中卿得呂嘉首以

為獲
嘉縣遂分南越地置南海治番禺今縣蒼梧治廣信今蒼梧縣鬱林治布山今貴縣合浦治保聞今海

雷州府今徐聞交趾治麻里今真浦日南治未吾交趾下三珠崖治陵書治時都地在儋耳治和

義倫今瓊州府儋州是考珠崖耳元封元年始開凡九郡

昭帝時省儋耳元帝時罷珠崖故漢書地理志不載

平西南夷置五郡

越駢義侯發南夷兵且蘭今貴州平越府君反殺使者今已蜀罪人當擊南越者擊之誅且蘭君及

邛君笮君遂平南夷為牂牁郡治邛都故城在今四夜郎侯入朝上以為夜郎王西夷冉駹之屬注見前皆振

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雋郡治邛都故城在今四笮為沈黎郡治邛都天漢四年冉駹為汶山郡

治汶江宣帝時省廣漢郡今四川成都西白馬地名氏為武都郡治武都今甘肅

秋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討之

先是東越王餘善請從樓船擊呂嘉至揭陽今縣屬廣東潮以海風波為辭陰使南越楊僕上書願使

引兵擊東越上不許令七豫章梅嶺在江西南昌府新建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誅之遂反發兵距漢

追號其將軍曰吞漢目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討為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僕惶恐願效死贖罪乃遣

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漢縣故城在今浙江寧波府慈谿縣浮海僕出武林史記索隱豫章北接番禺有武陽亭亭東

內餘千餘人東北有武陵山王溫舒出梅嶺越侯出若邪山地名在浙江紹興府白沙縣有白沙嶺上有關

要衝為水陸以擊東越明年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眾降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乃詔諸將悉徙其民于江

淮間遂虛其地

以下式為御史大夫

式言郡國民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鹽苦鐵惡而價又貴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不悅未

幾以式不習文章貶太子太傅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考是歲改元在四月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在今歸化城西勒兵而還

相如封禪書虛
詞蓋說固無足
議兒寬以經術
見用亦從而和
附之則所謂經
生者何居

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功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

自雲陽北歷止郡注俱西河漢郡治富昌故城在今郭爾多斯左翼前旗後五原漢郡治九原出長城

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漢郡治離石今山西汾州府永甯州是也越王頭已縣于漢北關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還不能亟來臣服何旦亡匿幕北苦寒之地為單于愁

留吉上乃還祭皇帝冢于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仙上天學臣思慕乃擇兵選甘泉

帝自制封禪儀成以兒寬為御史大夫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泰山會得寶鼎上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

年不就以問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攷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于經非群臣之所

能列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

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

春正月帝東巡祭中嶽注見遂如海上求神仙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泰山東麓在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東北今稱為宿嶽復東

北至碣石注見而還

帝東幸緱氏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府偃師縣禮祭中嶽從官在山下聞若有呼萬歲者三詔祠官加增太室祠以山下

行至泰山山草木葉未生今人上石遂東遶海上禮八神注見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求蓬萊明言

欲見大八長數丈祝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群臣又言見一老父牽樹言吾子方士傳車及問使求仙

人皆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漢縣泰山郡治宋改奉高令侍中儒者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

之禮封禪文二尺高九尺其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

日下陰道山北禪泰山山下止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江淮間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孟離封上還坐

明堂臣瓚曰泰山東北古羣臣上壽頌功德詔改今年為元封元年大赦天下上既已封泰山無風

官書局石印

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涉海求蓬萊
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可求若其有導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遂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乃
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厯北邊至九原五月還甘泉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先是桑弘羊為治泉郡尉領大農盡幹音管專主之也天下鹽鐵乃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

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官名屬大農有令丞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即賣之賤

即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

萬計皆足取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賜弘羊爵左

庶長是時小皇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稅而

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於三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

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填星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德星

即填星也明年帝祠五時還祠泰一以拜德星

申士二年春帝如東萊漢郡治掖今山東萊州府掖縣是還臨塞決河築宣防宮在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

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于是幸緱氏遂至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時

歲綿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在萊州府掖縣東北寰宇記過祠泰山還過瓠子瓠子河決已二十

餘年不塞上自臨決河浼白馬玉壁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新實決河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

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槌樹竹以塞決口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上初臨河決悼功之不成就瓠子之歌既塞乃築宮

道河北行二渠注見前復禹舊迹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灾

夏帝還長安

越人勇之名越人言越俗祠皆見鬼有效東甌王敬鬼得壽百六十歲乃命立越祠亦祀天神上帝百鬼

韓子之決喻二
十年始則獻田
蚡而委之天事
既則惑於五利
而侯之神仙至
此始觀臨寶塞
然梁楚之被害
斯已久矣

而用雞卜越俗執雞以禱所占殺之拔其骨視骨上之孔以驗吉凶公孫卿復言仙人好樓居于是上令長安作蜚廉觀在故長安城中應劭

致風氣者也甘泉作通天臺三輔黃圖台高百餘丈若與天通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吏置甘泉前殿夏有芝生

殿房內中芝九莖連葉內中後庭之室也詔赦天下作芝房之歌

朝鮮鮮注見前襲殺遼東注見前都尉遣將軍楊僕荀彘將兵伐之

朝鮮在戰國時故屬燕秦為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涇水在朝鮮國平壤城為東今曰大通江

界屬燕國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椎結蠻服東走出塞度涇水居秦故空地役屬諸

夷及燕齊亡在者師古曰燕齊之王之都王險即平壤府箕子故都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為外

臣保塞以故滿得侵降其旁小邑方數千里傳子至孫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辰國韓辰韓辰韓曰馬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譙也諭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涇水刺

殺送者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以其名美拜何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之上募天下

死罪為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早

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音干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蘇林曰謂天旱之意欲新封之

燥乎上乾燥乎

秋作明堂於汶上汶水之上也水經注北汶水東南流逕明堂下今泰安府南有泮河即北汶水東南流入大汶

上欲作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公玉帶史記索隱公玉姓帶名也風俗通齊魯王臣有公玉冉帶其後也上黃帝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

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滇王降置益州郡治滇地今雲南府是

初上使王然于論滇王入朝滇王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括地志勞深即勞浸在蜀南靡莫即靡非在姚州北同姓相仗

未肯聽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于是上遣將軍郭昌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

國降請置吏入朝乃以為益州郡賜漢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及滇受王印最寵焉

以杜周南陽杜衍人為廷尉

周少言重違而內深次骨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讀作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

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或讓周不德三尺法周曰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時詔獄益多一歲至千餘章逮

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

西曆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

遣將軍趙破奴擊姑師徐廣曰破奴虜樓蘭王遂破姑師考通鑑姑師作車師蓋以一國兩名故互書也

上必欲通大宛諸國使者一歲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劫漢使又數為匈奴耳目上遣趙

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擊姑師王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以輕騎七百人先至虜

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還破奴恢俱封侯破奴恢野于是酒泉亭障至玉門

矣

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置樂浪治朝鮮即平壤城臨屯茂陵書治東曉昭市時廢今元菟朝鮮咸興府東北在真番

今朝鮮國城亦有真番城茂陵書治雲縣亦昭帝時廢郡

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揚僕將齊兵先至戰敗遁走收散卒復聚荀彘擊朝鮮洩水西

軍亦未能破上以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同兵威往諭右渠石渠頓首請降遣太子入謝人眾萬餘持

誅山已破洩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僕亦往會居城南數月未下彘所將燕代卒勁悍來勝多

驕僕嘗敗亡卒皆恐將心慚其圍右渠僕常持和節而彘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使人約降於僕往來

未決彘使人降之不從以故彘與僕不相得上以兩將乖異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

從事遂至彘具以素所意告之遂亦以為然乃共執僕而并其軍遂還報上誅遂彘擊朝鮮益急朝鮮

尼谿相參尼谿朝鮮地名也等使人殺王右渠以降朝鮮平以其地為四郡彘徵棄市僕贖為庶人

戊甲四年夏大旱

民多暍死

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屯朔方

匈奴自衛霍渡幕以來希復為寇遠徙北方數使使請和親漢使王烏窺之單于伴許遣太子入漢為質又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為單于築邸長安會匈奴使至漢病死漢使路充國送其喪單于以為漢殺吾使者乃留充國而數使部兵侵犯漢邊上遣昌等屯朔方以備之

五年冬帝南巡江漢春三月至泰山增封祀上帝于明堂配以高祖

上南巡狩自江陵至于盛唐韋昭曰在南郡寰宇記盛唐漢縣屬廬江郡其西有盛唐山考漢書地理志廬江郡無盛唐其盛唐縣乃唐置非漢縣也且自江陵而東則南郡之

是為望祀虞帝于九疑注見登瀛漢縣故城在江南天柱山謂之南嶽今亦曰瀟湘自尋陽漢縣在江北今

湖北黃梅縣界昔尋陽郡在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船艫千里薄樅陽漢縣故城在江南安而唐作咸

江南今江西九江府是也陽之遂北至琅瑯注見並海所過禮祀其名山大川還至泰山增封始祀上帝于明堂以高祖配因朝

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受郡國計簿也夏四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還幸甘泉郊泰畤

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卒諡曰壯

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蘇建常青青以招選賢者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

賓客天子常切齒彼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初置刺史

上既據卻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趾朔方之州及冀幽并此并二州兗徐青楊荆豫益高司涼雍州

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掌奉詔條察州漢舊儀刺史以秋分行部所察六條

詔舉茂材異等

詔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之駕之馬

新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插六年春遣郭昌將兵擊昆明注見前

上欲通大夏遣使皆聞昆明為所殺奪幣物于是赦京師亡命遣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秋大旱蝗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烏孫

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奴欲擊之烏孫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乃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之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作黃鵠之歌天子聞而憐之問歲使人問遺昆莫欲使其孫岑陁名烏孫官號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方欲與烏孫共滅匈奴詔報從其國俗岑陁遂娶公主昆莫死代立乃以昆彌取昆莫本名彌靡合而一之為王號云是時漢使西歸意頗大焉郭及解軒人獻于漢諸小國皆通漢使獻見每巡野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大角抵出奇戲聚觀者常財帛賞賜以亦富厚令編觀各倉庫府藏之積以傾駭之大宛左右多諸胡可以為酒多首落天馬嗜之漢使其寶以米天子種之胡官別館旁極望焉大鳥郭條支周大雀其卵如鰕觥對西域國名胡人即胡人類郭古語今春月吐火之類是也角抵奇戲文願曰雜技樂也巴海戲魚龍曼行之屬

丁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故改年為太初按是年五月改冬十月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元故歲首尚仍秦正至次年始用建寅之月云

祀明堂益遣方士入海

上自泰山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仙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二月親禪高里伏臘曰山名祠在泰山山下

后土臨勃海望祀蓬萊幾義同至殊廷仙人馬廷也

柏梁臺災作建章宮三輔黃圖存未央宮西長安城外

柏梁既災上還受計甘泉公孫卿言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上于是令甘泉作諸侯邸越人勇之曰越俗有大災復起

屋必以大用勝服之乃作建章宮度為十門萬戶東廡闕西虎闕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

夏五月造太初厯以正月為歲首

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壺氏晉大夫受邑太史令太史史官之司馬達太史子生於等言厯紀廢壞

宜改正朔禮記周建子商建丑旦建寅改正兒寬議以為宜用夏正龍門字子長初帝建寅乃詔卿等造漢

太初厯卿等以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復得闕遂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

漢太初厯于是鄧平及洛下閎等分天月五緯復得初元本星度律起應與鄧平攝提格之歲用實非

也甲寅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黃土德故尚黃數用五故用五定官名北尹左馮翊石扶風皆是歲所改協

音律更是年為太初元年

劉氏友益曰始用夏正故特書造自是無能改着矣蓋行夏之時誠不易之常經也

秋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

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大宛國匿不肯與漢使上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

不肯漢使怒椎破也金馬而去宛貴人令其求邊郁成王遮殺之于是上大怒諸嘗使者言宛兵弱誠

以漢兵三千人可盡虜矣上以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取善發

為國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往伐宛貳師西行當通小國各城守不給食比至郁成士不遇數十騎

上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固關嚴

關東並大起西飛至敦煌

成三年春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為丞相封萬

時朝廷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秋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

初匈奴烏維單于死子兜單于名烏斯廬立年少好殺伐國人不安左大都尉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

以求馬故惡少
佐軍名不正已
甚矣及至士卒
飢罷引還乃遮
之玉門外不聞
有濟軍需恩改
弦之政徒聽貳
師留敦煌是何
籌策乎然武帝
雄才大畧決不
如此史傳必有
所闕

遠即兵來迎我戎即發上乃遣公孫敖塞外受降城在今吳喇以應之既而猶以為遠乃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期至浚稽山在漠北胡三省注匈奴有東西浚稽考浚稽山去漢朔方北二十餘里當在今喀爾喀土喇河鄂爾渾河之間所謂龍勒水在東浚稽

而誅遂沒於匈奴山南余吾水在之北者是也既至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八萬騎圍破奴獲之因急擊其軍軍更畏亡將

卯巳三年春昨陽功臣表侯張昌原塞築城障列亭遠者十里其秋匈奴大入盡毀疎之有罪國除

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

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高后時差第位次藏之宗廟副在有司逮文景後列侯子孫多抵法禁隕

身失國至是昌坐為太常之祠祠事有國除見侯纔四人而已

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毋寡出善馬以降

時議者皆願罷宛兵以趙破奴上以為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乃按

行其罪按其罪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大發兵出敦煌赦因徒發惡少平及邊騎益發天下七科史有罪一

有四籍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于是貳師復行以兵多所至迎給不下者攻屠之至宛城兵到者三萬

宛兵迎擊漢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貳宛貴人相與謀共殺王毋寡持其頭使

貳師曰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恐所取而給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貳師許之宛

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三千餘匹立宛貴人昧蔡

故與漢善者為王與盟而罷兵令搜粟都尉上官桀楚子蘭為上官邑大夫後攻破郁成郁成王走康居追

斬之明年師還上以得宛善馬作西極天馬之歌謝曰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

得罷樓蘭王子身遊昆侖天馬徠龍之媒也漢使觀玉臺封廣利為海西侯將士皆論功封賞伐宛再反凡四歲而

侯同勾奴自是不親信樓蘭于是自教惶西至益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年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輪臺西域地名在車師西北渠犂城在輪臺東地相接

七科徵發中如有罪亡命雖不失自贖之義然皆未練之卒也至督增實人市籍皆無罪者不幾驅市人而戰邪欲以克敵定功難矣

已年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頗年若早故改元天漢以祈甘雨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杜陵人使匈奴

先是上欲因伐宛之威遂因匈奴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

復九世之仇齊襄公滅紀復哀公之仇見公羊傳春秋大之會匈奴响犂湖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

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于是上嘉單

于之義遣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既至置幣單于單于

益驕非漢所望也會緱王昆邪王與婁王俱與長水虞常漢有長水校尉掌長水胡騎等謀殺

漢降人衛律律父故長水胡人律善李延年延年為律使子而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人告單于時律為

丁靈匈奴屬國在康居王貴寵用事單于使律治之虞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虞常在漢素與張勝相

殺衛律北今為俄羅斯地單于怒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胡官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言其罪太重宜皆降之單于使

衛律召武受辭武謂常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絕

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問武而收繫勝武益愈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常已律曰漢

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免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

非親屬何謂相坐律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

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于蠻夷何以汝為見言何用見且單于信

汝使決人生死不平心持正反欲開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

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此始矣律曰單于愈欲降之

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胡虜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

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給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

律持節旄盡落旄起

雨白羝與羝通師古曰

夏大旱赦

即此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六漢武皇帝官書局石印

說殊失於誣即
野鼠草實亦祇
可茹延旦夕十
九年之久何以
當之則所稱義
不食匈奴之粟
亦飾辭耳且武
既娶婦生子豈
得謂非大節之
玷蓋武不過不
降不若李陵衛
律之背君以曰
奇節吾未之信

李陵耻為貳師
屬役以及于敗
乃甘心叛降所
謂小憤憤裝破
犁也司馬遷以
為欲得當報漢
其誰敢乎以是
罪遷不為過當
然遷恨武帝澤
矣其為史于武
帝尚得有美事
乎

十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

貳師出酒泉擊匈奴斬萬餘級師還匈奴大圍之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趙充國

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死兵隨之遂得解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詔徵詣行在初李廣有孫陵少

卿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至是

上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曰臣所將皆荆楚勇士奇材剡客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分單于兵

母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耶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步兵五千人涉

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

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疑陵悔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擊匈奴于西河注見詔陵以九

月發陵于是出居延漢縣注見前至浚稽山注見前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

時戰而後行持弓弩令曰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十弩俱發應弦而倒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

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斬首三千餘級祇大澤茂草中虜從上風縱步鬪樹木

間復殺數千人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欲去會軍候管敢亡

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急攻陵居谷中虜在山上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

日五十萬矢皆盡陵太息曰兵敗死矣令軍士各散期至遮虜障漢路博德所築在相持虜騎數千追

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得脫至塞者四百人上聞陵降怒甚羣臣皆罪陵惟太史

信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我馬之地仲數萬之師雖古名將不過也

身雖陷敗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問欲沮貳師為陵述說下遷屬刑久之上悔曰

得令老將生奸詐乃詔駕還都尉令迎軍生預詔之

遣繡衣直指使者即侍御史師古曰衣發兵擊東方盜賊

時郡國二千石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園鄉里道

路不通上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警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眾一